

藏書

藏書大臣列傳總目卷一之二

王導 附王衍　謝安

○忍辱大臣二

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結主大臣三

蕭何　公孫弘　王猛 別見

李泌 別見　呂夷簡 別見

○容人大臣四

陳寔 附陳羣　蔣琬　山濤

羊祜　房玄齡　杜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忠誠大臣五

樂毅　藺相如　魯仲連

侯嬴 別見　張良　田叔孟舒

張安世　周瑜　諸葛亮 附[illegible]

裴度　呂端　李沆

韓琦

藏書大臣傳卷一

前有大臣

○一因時大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

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巳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定陶通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言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
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
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
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

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切諫上上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

吾聽公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
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通所論著也

〇〇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旣佐高祖定天下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名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

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于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怒

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illegible]以寧壹

丙吉 獄吏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

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

吉之德大矣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以
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
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
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上親
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為
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居相
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
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
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

匿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此○醉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斷○不○搖○吏○也○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

名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李生曰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

周制禮作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
未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
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
說則雖賢聖亦徒欲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
而歌者眞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眞盛世之容也
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
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緜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
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案堵之民
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爲手舞

蹈雖有夷夔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亦若此焉耳矣爲漢儒宗不亦宜歟

○王導 附王衍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鎭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

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前穎川太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

夫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
今者瑯琊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
相準有不得者或為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頹毀謹送
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為
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
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
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
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
東也導與從兄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

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名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

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内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死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横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躬自抱帝登

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爲
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
之而衍處之自若歷中領軍尚書令又拜河南尹衍
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
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
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
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懲甚

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

也使人夜排牆塡殺之時年五十六

〇謝安

謝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安弟萬時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

止新亭大陳兵衞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喧嘩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

疑人前難說之中事

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及桓沖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沖郗超亦深止沖沖不聽朝廷乃詔沖都督徐豫兖青揚五州諸軍事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

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沖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

大奸

又此一著捲時氣壯國成何如

妙甚

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令諸不
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
彼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棊安看書竟置書圍棊如
故客問之乃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
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
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
等伐秦進據彭城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
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于時荊江二州並缺
大見識
物論以玄勳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

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
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爲中
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
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
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
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
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
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
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

專權安乃出鎭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
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
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名子征虜將軍琰解
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
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
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
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
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
矣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

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名伯堞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口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卓吾曰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擁重兵於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遥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虚怯之症

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攻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為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於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

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捄之務爲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倖而遂壞之也悲乎

二、忍辱大臣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悅、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日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

甚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鸞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幷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甚、逆、玄、違〕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

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聖后）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可為吏應比之矣）（方生又難矣）漠忽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亞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

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聖后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仁傑引

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實
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
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
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illegible]之守者寖弛仁
傑乃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
絮仁傑子光遠撤絮得書即上變后遣案視俊臣命
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以聞后召
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之
表對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

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

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

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爲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

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昌宗仁傑奏事后（妙）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神哉妙哉視若平常令人暢快可謂振古之英傑矣）

（非此公安能當武氏之巨焰乎）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褫裘當朝縱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

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闕二張之交已合后雖忮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捥歎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急然諾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

之武后稱制已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
行商申之法杜私門張公室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
救弊之術耳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
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
然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
當滎陽成皐閒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惟進
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乃著新語通復定禮
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
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國家自文明以來流言

搆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興神器開告密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今者正值變通之時臣願鑒秦漢考時事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菲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窒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名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侍御史冉祖雍誣奏敬則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又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二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

本朝者李多祚王同晈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不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于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也於是

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三結主大臣

○蕭何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旣

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鎭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
衛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
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以聞計戶轉漕
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
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上
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
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
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
巳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

爲酇侯食邑八千戶又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
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錢二也七年春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
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
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
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
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
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

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
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
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
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
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
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
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
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

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
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
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
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
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槀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
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
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

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牛頭不對馬面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二[illegible]何病上
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
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
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
俗吏本相
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蕭氏謚文終侯
李和尚曰何爲家不治垣屋而治未央宮極其壯麗
何哉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陛下有先聖

天子眼目

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册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敎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

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毁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

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為内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去

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至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
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内深諸嘗
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
與方急弘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
撫鎭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
大臣奉職不稱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
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
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

馬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李生曰韓固以弘爲阿世仲舒以弘爲從諛汲黯以弘爲不忠皆似也乎以爲臣而忠可也獨不思有難乎其爲上者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夫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値耳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乎津侯眞是已且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

帝者帝之多欲如故也黷以忠求帝而帝反以愬與黷吾見忠未獲而淮湯之命下矣平津侯則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詘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也蓋歸其能于主而居已于不能上下之道固如是耳然而天子卒用侯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忌外寬內深而獨引二人以爲證夫主父之惡甚於郭解可勿誅耶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誰出

之平津侯力也人特未知之耳况乎膠西之相惟正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皋能其官又何過乎

大臣傳卷一

○四容人大臣

○陳寔 陳羣附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少爲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爲督郵寔反密託許令禮召傷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囑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敎寔署爲文學掾寔知不可懷檄入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

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謂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除太丘長約己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及後逮捕黨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

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
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乃歎曰寧爲
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寔起自整
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
皆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
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
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
輒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
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何進遣使弔祭海內

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謚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孫羣字長文紀之子羣爲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曹操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逵者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吳人叛乾死難矯遂爲名臣故世以羣爲知人魏國既建遷羣爲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

古今者使平斯事乎音陳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曹丕即王位封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卒諡靖侯子泰嗣

○蔣琬

蔣琬零陵人爲廣都長先主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欲加治之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非孔明不得知此道）爲先願主公重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參軍統畱府事亮數外出琬長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

衆望漸服朝野大安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邇不應答或以爲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拜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竟免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與嵇康呂安善年四十舉孝廉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會遭母喪歸鄉里時濤年踰耳順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以喪病逼迫詔命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復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

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
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譖之於帝濤行之
自若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後
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懇上還印綬不允太康
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又以老疾辭
不允薨年七十九五子該淳允謨簡初陳郡袁毅嘗爲
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
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
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〇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九世並以清德聞蔡邕外孫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祜以高貴鄉公在位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從祕書監鍾會誅乃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代魏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滅吳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吳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尅日方戰不爲

祜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即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軍衆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射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與吳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每告其下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晧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祜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以龍驤將軍密令濬修舟檝為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有不同祜乃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

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
謂祜愼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
門吾不取也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嘗慨然顧
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
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
（孰知此山待祜而名著乎鄒湛亦感以有傳矣峴山也湛也何太幸也）
悲傷如百歲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
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
乃當如公言耳後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
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

言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無子帝爲素服哭之甚哀是日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鬓皆凝結而成氷南州人征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哭襄陽百姓復於

峴山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爲墮淚碑焉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之户皆以門稱又改户曹爲辭曹祜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祜母篤愛之

○房玄齡杜如晦

房玄齡字喬臨淄人也幼警敏貫綜墳籍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全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内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時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

齡高祖嘗稱之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大事累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高祖乃斥還第及太子將有變玄齡密謂長孫無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平王為太子擢玄齡右庶子太子即位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女為

妃男尚主玄齡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illegible]
多病疾甚上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殁親握手與决
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
年七十一謚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
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
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譴必稽顙請罪
若無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上曰玄齡
事君小心不可以一眚便斥上悟遽召見時上以司
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之曰玄

齡謂此人若何對曰玄齡說緯鬚好上遂改緯太子
詹事上初伐遼命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
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
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
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
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
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爲屏風令各取一
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
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壻

縱主驕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上不許高宗立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他罪因敕長孫無忌推鞫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史臣贊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邈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

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欣令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欽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留僚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

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非如晦善斷房公不能用也）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卒年四十六長子構任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豁構以荷累貶死嶺表

○○盧懷愼

盧懷愼滑州人也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崇時譏爲伴食宰相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愼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烝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

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先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之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因爲罷獵既經其墓碑表不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乃詔官爲立碑而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李生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

技若已有見人之彥聖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遠也況公實未嘗無才者哉當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覩之才與識兩俱著也

○郭子儀　武舉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眞大臣心事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

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狥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即位靈武又

詔子儀班師矣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illegible][illegible]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

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
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
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爲前軍子儀爲元帥
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于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
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
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日
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蹈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
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以助通
儒遝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

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illegible]
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
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
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
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
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至灞上勞之
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郎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
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
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

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戒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逆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恐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
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入趨范
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
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
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
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
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
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
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盡裒肅宗所賜詔勅

好貨　好貨

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譖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悲夫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鎭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

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于洛
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
着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
吐蕃夜潰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
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
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
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
傷哉帝也是誠不足與有爲矣因賜鐵券圖形凌烟
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

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

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在此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諸將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

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自吐情實戎狄可以誠感信矣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還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為懷

忌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
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
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
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
巫能知令公而唐君臣不知有令公豈不好笑
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
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
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
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長者之言）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

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曰
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
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
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
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郎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
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
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
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
安但頷之而已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

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爲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蒙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頗淪躓窘乏及蒙正登仕爲翰林學士至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爲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任寛簡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

許之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離襁褓卽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彈琴單父皆眞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鎭之足矣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

日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上
頗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
受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愼勿擾耳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旣疏名列上
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
于地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
固稱其人可使因搢笏俛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
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

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裁之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後上朝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既見而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遠過於吾者也

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然後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賓罷謁見必問厶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〇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常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沉默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

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不回視乃旦也皆大驚二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

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

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私

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準深
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愧
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
聖節儀晚衣黄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
準每事欲效朕旦微咲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耶
眞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帝欲相王欽若
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
亦均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

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諠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

不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為身累耳內臣
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
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
使者當奈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
見意為人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
中問其故旦曰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
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
除旦先密疏三四人[illegible]請所用故旦所薦人未

嘗知旦沒後史官[illegible]真宗實[illegible]得內出奏章始知多
旦所薦云張詠知[illegible]名[illegible]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
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
人往必妄有變改矣[illegible]州懇乞求解帝問可
代者曰旦薦李及衆皆謂[illegible]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
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illegible]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
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
戍邊白晝為盜固當斬也爲足爲異且之用及但以
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illegible]副都指揮使張旻

衹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
臣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
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妙
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
相也旦素羸多疾自東封復命連歲求解天禧初進
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
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
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
伴赤松遊旦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淸昭應

宮使給幸相偉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帝手自和藥幷煮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

○○畢士安 附李允則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一用舊籍詔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又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在今日更求與卿同進者未審誰可耳對曰臣駑朽實不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

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夫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賴士安力辯其誣乃下宗古吏俱伏姦罔景德元年契丹引兵分掠威虜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眞宗幸澶淵眞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已

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罷兵從還爲邊良守將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内侍以肩輿送歸第

李允則并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令以湖南屬卿後湖南民列名則治狀於安撫使陳堯叟堯叟以聞乃名還連對三

真宗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遷東上閤門使雄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竊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名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游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

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
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
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
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
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
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
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
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
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

宗曰、凡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爲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小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還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又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既無有、乃殺諜、[illegible]

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即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廢國信往來賓用儀式多所裁定

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宮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郎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

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畱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故也李生曰允則眞大將之選也當自立傳特爲畢公藻鑑如此若已有之又如此卅一人未知之故附著其後焉允則亦可謂眞大臣

〇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侍御史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鞫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

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又拜同平章事薦張瑑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為執政上怒甚卻奏不視謫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知許州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君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illegible]之
又與同列劉沆富弼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
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
爲亂者彥博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候狀懷
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
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
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
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
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

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名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渠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渠恐治前罪更言六渠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

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目爲

曰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十

李生曰結主者慕獲上之誠容人者羨秦誓之美有自來矣夫自秦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而後一个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亦有其技者必以技爲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往歸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爲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於一

相者非有技也爲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之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後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爲得好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於嚮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於黄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用是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

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拔爲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敘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爲世鑒焉